

日本节日文化的现代形态

——以日本都市的元旦文化改编为题材

管 丰¹, 陈志勤²(译)

(1.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日本东京 113-0033; 2.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上海 200444)

摘 要: 与中国在纪年采用西历的同时很多传统节日仍然延续农历行事的状况不同, 日本在推行西方历法之后出现了传统节日适应于西历的现象, 如新年元旦虽以西历日期为准其内涵却是农历新年的习俗。但因为国家意识、人口流动、媒体宣传以及商业资本等原因, 这种被认为是“传统”的元旦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代版的元旦文化其实只是各类文化元素的集合体所形成的一种抽象的形象化而已, 已经不存在具有整体面貌的元旦文化了。但民众在其中选择自己喜好的文化元素, 即使发生某种变化也在体验实际而具体的节日文化所带来的快乐, 其变化所反映的勃勃生机以及创造性正是现代日本都市社会的节日文化之传承本质和继承方式。

关键词: 日本的节日文化; 元旦文化的建构; 传统的现代传承

中图分类号: K8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55(2012)04-0003-07

DOI: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4.002 本文的 PDF 文件可以从 xuebao.wzu.edu.cn 获得

在现代日本社会, 节日文化的“传统”形态已经经历了一个重新编成的过程。如从整体来观察日本的节日文化, 就可知它与过去的形态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容。当然, 在农村地区也有传统节日文化仍然被继承下来的一些地方, 但是, 不得不承认那也只是以片段状持续着而已。在现代社会, “残留的节日文化”、“扔掉的节日文化”还有“创造的节日文化”等等, 诸如此类的节日文化被片段化地延续着, 却又浑然一体, 也因此建构了新的节日文化。

与其它东亚各国相比, 日本在历法上很早就已经西方化了, 并且, 政府还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西方历法向民众渗透。日本原本就有被称为“天保历”的历法, 也就是农历的一种, 但在明治维新以后, 新政府采用了西方的太阳历(格里历)。明治五年十一月九日(1872 年 12 月 9 日), 明治政府突然宣布在翌月实行历法改制, 于是, 天保历在明治五年十二月二日(1872 年 12 月 31 日)被废除, 从翌日(十二月三日)开始使用格里历(太阳历), 以当日作为明治六年的一月一日(1873 年 1 月 1 日)。这次历法改制, 不仅给普通民众带来了很大的混乱, 也导致节日文化的原有状态从根本上发生了变革。

历法改革以后, 不同的地方各行其道, 在日本各地出现了举行节日活动的日期与日历上的日期不符的现象: 有将节日活动以新历的日期实行的事例, 有按照旧有的农历日期实行的事例, 还有将活动日期推迟一个月实行的事例, 等等。而且, 即使在同一个地方, 也可看到有某个节日按照新历、另外又有某个节日按照旧历的现象。日历上标注日期与实际活动日期的差异以及各地之间活动日期的差异, 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也就是说, 在日本并不是按照一个历法以统一的日

收稿日期: 2011-09-04

作者简介: 管丰(1963-), 男, 日本长崎人,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民俗学

期举行某个节日活动。可以这样认为,日本的节日文化在不断适应社会状况的基础上,节日活动的日程经历了重新编成,在民众中呈现出一种认可其发生变化的灵活性。

在日本的节日文化中,不仅仅只是民俗活动日历的改编反映了灵活性的一面,其文化本身的改编也显示了一种灵活性。而且,正是这样的改编所折射出具有生气活力的灵活性,才是现在的日本在继承节日文化过程中的一种本质所在。本文以具有日本节日文化代表性意义的元旦文化为对象,考察元旦文化被“包装化”的现象,并进而探讨,如此被包装起来的文化在发生变化的同时,日本民众在继承过程中对节日文化进行随意选择的现状。类似这种随意性的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元旦文化的变化,不仅仅是现代社会所发生的现象,在过去的社会中也同样经历过,并连续贯穿其变化一直持续至今。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这种发生变化的现象才是日本的节日文化被继承下来的根本原理——而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

一、元旦文化的取舍选择

日本除了冲绳以及西南诸岛以外,农历的一月一日(也就是在中国称为春节、在日本称为旧正月的日子)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应该重视的节日。现在,一般都是以基于太阳历的元旦作为共通的节日,在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日本有关元旦的年中行事中,以前区分为以一月一日为中心的大正月和以一月十五日为中心的小正月。大正月具有迎接农耕神的“年神”到来的仪式性意义,小正月具有作为农耕的预祝仪式的意义——在以往的民俗学中是这样进行理解的,并对其本质的意义展开过很多研究。但是,现在除了一部分地区以外,小正月的年中行事已经衰退,很多地方都只是举行大正月的年中行事了。而以这个大正月来说,迎接“年神”到来的祭神仪式的性质也趋于淡薄,要从中找出被以往的民俗学发现的信仰以及仪式的意义也很难了。这样的一种状况究其原因在于生活的现代化、西方化以及都市化的发展。

元旦在现在也是日本最受重视的节日,虽然是很多人抱着非日常感觉的节日,但其间所发生的行为、利用的事物以及观念意义等,都和过去的形态相去甚远。对于元旦文化,其中也混同存在着“残留的节日文化”、“扔掉的节日文化”以及“创造的节日文化”。

所谓残留的节日文化,就是伴随着形式化的仪式、信仰化的行为,包括服装和使用的器物在内,让人强烈感觉这就是“传统”的具有古老元素且极易引人注目的文化。而这些现在被认识为古老传统的文化,有很多是在其传统的价值被发现以前的现代化过程中被称为“腐朽的东西”、“非现代的东西”、“落后的东西”或者“在保持上很困难的东西”,曾经基于这样的否定性判断被简单地抛弃过。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展所带来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的激变,或许可说成是反作用,原来对于文化的怀旧之情得以生发,或者赋予其某种价值,对已经被破坏的消失的旧有的文化开始作为“传统”进行重新认识,人们萌生了试图使之保存、保护的意识。而且在文化政策方面也发现了这种“传统”的价值,将过去的普通文化认识为“文化财”,形成了文化重新定位的运动,在日本这样的运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比如,在石川县凤至郡、珠洲郡传承着称为“アエノコト”的农耕仪式,是祝贺稻作生产结束、对守护稻作的“田神”表示感谢并进行迎神送神的仪式。在这个地方的农户中,十二月五日在水田引接田神,并把田神引至沐浴间,设置祭坛供奉祭品以招待田神。之后,在第二年的二月九日又进行同样的仪式,把田神送走。这样的习俗以古老语境来说,是伴随仪式化行为的“传统年中行事”。1976年,这种节日文化被国家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其理由是“作为反映基于稻作农耕的我国国民基础生活特色的典型事例极具重要意义”^[1],随之,在当地设立了“奥能登的

あえのこと保存会”^①。现在，在特定的农户家里，在举行活动的时候，村民身着在平日里没有机会穿用的传统服装，这被作为一种传统的仪式继续传承。这个年中行事现在已经观光化，比之祭祀仪式不如说是作为给他者观赏的一种表演，其行为自身也导致了自我目的化之现象的出现^[2]。

还有，在新泻县的小千谷市东山地区，为了制作在元旦食用的年糕，人们要进行打年糕作业，这个习俗在最近也作为地域的传统文化被重新认识，并成为保护对象。一直以来，日本各地在元旦之前都要制作元旦用年糕，很多地方在制作年糕时，大都是1人拿杵打年糕，而在这个地方却有5人拿杵围着一个臼同时打年糕。虽然只是一种具有节奏感并显示其威力的打年糕方式，但因为是其它地方没有的“容易引人注目”并“具有特色的”的传统，因此，当地对这种习俗颇为重视，对其重新认识并成为保护对象。于是，在东山地区结成了“东山五人杵打年糕保存会”。现在，在那里制作出来的年糕还面向全国销售。同时，面对外来的游客还举行打年糕参观会，并到其它地方在当地的文化活动中进行表演。

因为这样的“传统”被意识化的现象，残留的节日文化的元素现在在日本各地还有很多，但在其反面却也同时可见，在各地也大量存在着没有被顾及而扔掉的节日文化的元素。很多消失的节日文化大都是些特别不容易引起人们关注的、走到哪里都能够接触到的文化。为了让这些文化不再消亡，如旧瓶装新酒那样换装成新的东西，或者以其它地区具有通用性的东西进行置换，但其实早已经与被认为是“本来”的“真正”的形态相背离了。

如在保存“五人杵打年糕”的东山地区，对于在元旦期间不可或缺的打年糕习俗也是竭尽全力，尽量地使其以古老的形态保存下来。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在元旦里必须要食用的一些东西，即过去说的仪式用食物如除夕辞岁鲑鱼（干咸鱼）^②等，因为在传承意义上没有形成认识，就被排除在元旦用食物菜肴之外了。主要是因为在过去鲑鱼曾经是稀有品而且价格昂贵，而现在却变得很便宜了，是在任何时候就能够吃到的日常食品。以前，在日本东北地区一带，有“鲑鱼不吃新年不来”^③的说法，除夕辞岁的鲑鱼作为新年元旦的仪式性食物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现在这种元旦文化的元素已经被轻易地无意识地扔掉了。除此以外，在东山地区还有元旦期间同族聚集一堂进行会餐的传统宴会等习俗，也因为准备起来很麻烦的缘故，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停止了。并不仅仅限于此地，在日本的所到之处，都可看到对节日文化的元素进行取舍和选择的现象，所以，如果从整体来观察，现在的元旦文化与过去的形态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容。

从小千谷市的打年糕这个元旦文化的元素来看，虽然其内容意义有所改变，但应该说毕竟还是在继续传承下去，但如果从除夕辞岁鲑鱼来看，可以说其文化元素也消失殆尽了，所以，元旦文化的整体面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人们并不拘泥于这样的变化，对于元旦文化元素的取舍也并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各自都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并且，即使要面对很多这样的变化，被人们认同的元旦这个节日还在继续传承下去。

二、被包装化的元旦文化

节日文化的变化在人的流动性较高的日本都市地区，是一种特别显著的现象。当然，在东京等都市地区，即使是现在，元旦也被意识为是日本的“传统”节日受到重视，而实际上其中展开的各类文化事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占据都市人口大多数的从地方来的外来家庭中，

① 译注：1976年，以“奥能登のあえのこと”为名称被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之后登录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也是用此名称。

② 译注：原文为“仪礼食”、“年取りサケ”。

③ 译注：原文为“サケを食べないと正月が来ない”。

虽然故乡的文化有一部分被继承下来,但同时也强烈地受到由宣传媒体以及商业资本孕育出来的现代版元旦文化的影响。

伴随现代化的情报流通以及人际移动、还有源自商业资本的文化商品化等因素,元旦文化的变化正朝着不可逆的方向推进。现代日本的元旦文化是片段状的文化元素的集合体,从整体性视野来看待的话,就是各种元素打包在一起被包装起来的一种状态。被打包并包装起来的元旦文化有以下一些元素构成:打年糕+过年荞麦面+年贺状+红白歌合战鉴赏+注连绳+镜饼+御杂煮+御节料理+御屠苏+御年玉+初诣+福袋等等。每年过新年的时候,人们从这些被打包起来的元素中选择自己可能实现的事象,各自采取实践行动。

如在日本的元旦期间,家家的门上都会挂上一种叫做“注连绳”的装饰物,而这正是元旦文化包装中的重要构成元素。它在日本的信仰空间神社中也可见到,是表示区分神圣空间的内部与外部之界限的装饰物。在传统的观念中残存着一种认识,原本在新年元旦期间,以“注连绳”表示各家的空间是作为神圣的非日常的空间的。根据地区的不同,“注连绳”在形式以及设计方面各有特色,但现在,在东京等都市地区使用的大多是不具有地域性的泛化了的“注连绳”,与近世以来传下来的传统样式相去甚远,是在大型超市中被大量销售的没有什么特性的东西。其中还有很多是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越南等海外生产然后输入日本的,其中在材料方面甚至还把稻草改成了塑料纤维。

其它如日本元旦期间不可缺少的“镜饼(装饰用年糕)”,因为核心家庭的小型化,为了利于保存就使用真空包装的形式了。“御节料理”是在新年要准备的传统料理,以前都是在各个家庭手工制作的,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区各有自己的特色和味道,但现在也大都使用在百货公司或料亭^①批量制作的商品。而且具有传统元旦料理强烈印象的“御节料理”,也掺进了如西洋料理、中华料理这些原本在日本“传统文化”之外的新元素,成为可供人们选择的一个品类。

在元旦期间经常食用的“御杂煮”这种汤料理,虽然在各地至今还保存着特色,但现在因为通婚圈的扩大,有采用偏于夫妇某一方出生地的配料、烹调法以及味道的,也有交替采取双方出生地特色的。在从地方流向都市的外来家庭中的元旦文化中,出现了由夫妻双方各自出生地文化与东京文化以及因商业资本创造的通用文化等拼凑在一起的现象,成为犹如马赛克状态那样的一种融合体。

在东京等现代都市地区,已经不存在具有共通意义的整体面貌的元旦文化了,就是在地方上的农村地区,也不存在完全保持过去的原有整体形态的元旦文化。人们大都根据自己的喜好接受可能实现的事象,从打包起来的元旦文化的菜单中,选择出那些能够造成元旦氛围的各种文化元素,制造成一种整体性的形态——这就是现代日本的元旦文化。在各个家庭随意地对各类文化元素进行取舍和选择,由此构成以每个家庭为单位的形态不同的元旦文化。而且,在这些文化中既有没有太大变化的东西,也有每年发生变化的东西。例如,像“注连绳”等一些元素,即使在设计样式上具有一些变化,对都市居民来说一般不会太理会,对这些变化也并不介意。有很多人虽然对现代化所带来的传统的变化感觉别扭抱有成见,但其实他们也往往会选择那些便捷而不太繁琐的文化元素。但是,即便是新包装起来的元旦文化,也具有引起人们把日本传统的元旦文化作为一般化之形象来理解的作用,从传统的连续性来说并不能够被完全排除在外。只要这样一种形象的连续性被继续保持下来,现在的元旦文化的元素即使与原本应选择的“本真”那样的形式、设计、素材、制作、方法等有所脱离,也是不应成为问题的。

① 译注:传统日式酒家。

三、日本元旦文化的建构性

在日本元旦文化的元素中，具代表性的是称为“初诣”的新年初次参拜习俗，从除夕开始到新年开头三天内到神社和寺院去参拜，以祈祷当年的幸福。对于这个年中行事来说，现在的日本人大都以为是自古传来的传统文化，连在平日里没有去寺院神社习惯的日本人，到了元旦期间也会想起来去那里参拜一下。下表是2006年“初诣”参拜者的数目，其人数之多可见一斑。

2006年，“初诣”参拜者总计超过9 373万人，其数字已经超过日本总人口1.275 2亿的73.5%，说明日本国民每4人中就有3人进行“初诣”参拜。“初诣”参拜真的可以说是日本元旦文化元素的典型了。

但是，被日本人当作传统的元旦文化进行认识并且渗透于大多数日本人中的“初诣”参拜，其实是在距今一百多年前被建构出来的，而且是因国家性政策而生成的。

日本近代史学家高木博志对年中行事被国家所建构、并由此浸透于国民之中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根据高木博志的研究^[3]，日本近世的新年习俗是在家里静静地迎接来自吉利方的年神。但是，近世朝廷文化中的新年元旦的特别意义，是与1880年末期到1890年初期宫中的新年拜贺相连的，以对官公厅的拜贺和在学校教育中形成的新年节活动为媒介向社会浸透，由此生成了在新年元旦去神社参拜的“初诣”参拜。

高木博志还进一步从国民国家形成的观点分析了“初诣”参拜的生成，他认为^[3]：因为日俄战争后的社会变动和近代都市的成立，“初诣”参拜作为一种从农村的年中行事中分离出来而流入都市的民众信仰或者生活文化，在趋于统一化的同时在民众中得以确立；而这个被改造和建构了的“初诣”参拜与国家神道相对应，又从都市开始向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整体扩展，成为国民性的神道仪式；但是，在另一方面却超越了国家性意图，民众自身对新年元旦的意义进行了再解释，“初诣”参拜作为带来现世利益的信仰，又进而作为一种娱乐内容完成了再生成的过程。现在，对于“初诣”参拜作为一种传统，很多日本人并没有去怀疑，这个有3/4的日本人为之行为化的“初诣”参拜，作为元旦文化的元素已经因为国家而发生意义转变，而且它还仅仅只有120年的历史。

其实，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记载中，元旦文化重要元素的“御杂煮”这种料理也只是单纯地用来招待来客的，并不仅限于在元旦期间食用。16世纪后半期开始，“羹（热的清汤）”与招待来客的“杂煮”相结合才形成“御杂煮”^[4]。还有，“御节料理”原来也只是在节日食用的一般性吉庆料理，也是后来才成为限定于元旦用料理，并逐渐使之大众化。

被认为是传统的、被包装在一起的现在的元旦文化的元素，都是在长期的岁月中逐渐生成、借鉴、变容以及建构而成的。如果对这些元旦文化的诸元素进行一一探讨的话，可知每一个元素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时代和地域背景，从这一点上可以说，现代日本社会的元旦文化其本质性早已经消失不在。现在日本的元旦文化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形象（image）而已，是一些被认为是“传统”的各类文化元素之综合而成的一种形象。这种“形象化的元旦文化”为人们所接受和

表1 2006年“初诣”参拜者人数居上位的10个寺社

位次	寺社名	参拜人数	县名
第1位	明治神宫	305万	东京都
第2位	成田山新胜寺	275万	千叶县
第3位	川崎大师	272万	神奈川县
第4位	伏见稻荷大社	269万	京都府
第5位	热田神宫	232万	爱知县
第6位	住吉大社	226万	大阪府
第7位	浅草寺	220万	东京都
第8位	鹤冈八幡宫	213万	神奈川县
第9位	太宰府天满宫	193万	福冈县
第10位	冰川神社	187万	埼玉县

数据来源：堀井宪一郎. 年轻人杀人的时代[M]. 东京：讲谈社，2006.

容纳,人们依据自己的判断对内含的文化元素灵活地进行取舍和选择,即使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变化或者有所附加,元旦这个节日仍然被具体体现于这个社会之中。但是,在社会中具体体现的这个实际的元旦文化,却并不是被统一了的一种事象,因为每个家庭的不同选择将呈现不同的元旦文化。

四、结语——节日形象的日常实践

就如以上所述,日本的元旦文化是经过大改编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元旦文化的元素被取舍、选择,既有直到现在还残存的东西,也有迄今为止已经消失的东西,还有附加了新的文化元素的东西。现代日本社会中日本人的元旦文化的具体体现,在一定意义上是在经过商业资本以及宣传媒体包装过的元旦文化的“菜单”中,选出自己喜好的“品种”进行“点菜”的作业而已。

诸如此类的现代社会的节日文化被改编的状况,如果从追求“本真”性文化的观点、或者从以古老文化为先验价值的观点来看的话,就会将它们视为传统的消失,或者视为传统的捏造,以否定性的态度来审视。但是,如以这样的观点进行判断和批评,对于在现实生活中实践节日文化而感到快乐的大多数民众来说,基本上是不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日本不仅仅是元旦文化,很多节日文化都已经发生变容。其中有一部分容易引起人们关注的年中行事被片段性保存起来的事例,但这只是相当例外的事情,很多节日文化都已经消失不在,或者被简略化了,也有的被标准化了。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在旧有的节日文化中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的事例。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甚至连原本在自身文化中没有的节日文化也被接受过来了。与很多亚州国家相同,在日本也接受和容纳了起源于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等节日文化,这些外来的节日与很多“传统”节日文化之衰退形成鲜明的对照。发展至今,要在现代社会中让节日文化的变化停止下来,那是不现实的。文化是被人们消费的东西,要停止其消费行为,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节日文化的变化并不只是在现代这个时期才发生的。以日本来说,在元旦文化中包含大量具有中国古代文化的元素,而且,端午节以及七夕等本来就是在中国起源的节日文化,经与日本的固有文化相融合之后才在日本扎下根来。也就是说,从相当古远的历史时期开始,日本的“纯粹”的“本真”的传统早已经历了被改编的过程。就像我们不能停止社会的变化一样,我们也不能停止节日文化的变化。

现在,与其悲叹这样的传统的变化,不如去关注那些传承文化的民众们的灵活性、能动性以及积极性:即使文化元素被改编,他们依旧在期待节日的到来;即使节日文化被再构成,他们仍然把文化继承下来。而且,这种改编所反映出来的勃勃生机,才是继承至今的节日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本质之所在,对此,我们应该充分地加以理解。在现代日本的都市社会中,如果对一个节日文化元素进行剖析的话,不得不说其变化是巨大的。但是,虽然这些文化元素发生了变化,日本民众在被抽象化的节日形象的基础上,继续创造着实际的具体化的节日文化,可以说这正是现代日本都市社会的节日文化的继承方式。

参考文献

- [1] 日本国文化厅. 国指定文化财[EB/OL]. [2010-11-30]. www.bunka.go.jp/bsys/maindetails.asp?register_id=302&item_id=58.
- [2] 菊池晓. 柳田国男の民俗学と近代: 奥能登のアイヌの二十世紀[M]. 东京: 吉川弘文馆, 2001: 198-253.
- [3] 高木博志. 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M]. 东京: 校仓出版, 1997: 257.

[4] 小川直之. 杂煮[C]// 福田亚细男. 日本民俗大辞典: 上. 东京: 吉川弘文馆, 1999: 957.

Modern Form of Japan's Festival Culture

—— Case Study on Adaptation of New Year's Day Culture in Japanese Cities

SUGA Yutaka¹, CHEN Zhiqin² (transl)

(1.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Asia,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Japan 113-0033;

2. College of Sociology,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444)

Abstract: While the Gregorian calendar has been used as chronology in China, many traditional festivals still continue to be celebrated on the days of Chinese lunar calendar. On the contrary, Japanese traditional festivals have been celebrated on the days of the Gregorian calendar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lendar (for example, January 1st is the New Year's Day of Japan, but it is celebrated with the tradition of Lunar New Year). But because of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population movement, media promotion, business capital and other reasons,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so-called traditional culture of New Year's Day. The modern New Year's culture is mere an abstract image formed by a collection of various cultural elements, and does not exist with the overall appearance of the New Year's Day culture. The ordinary Japanese choose the cultural elements with their own preferences and enjoy the concrete and specific joy brought about by the festivals no matter wh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festival culture. The dynamism and creation reflected by the changes are just the nature and way of inheritance about festival culture in societies of modern Japanese cities.

Key words: Japan's Festival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New Year's Day Culture; Modern Heritage of Tradition

(编辑: 赵肖为)